

康熙皇帝的「天人感應」思想

— 讀清宮書檔雜記

陳捷先



在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意識中，天是一切的主宰，無論是世俗社會中的萬事萬物，或是自然界的所有現象，大權都是操在天手裡，人世間發生的種種事件，當然都與天有著密切的關係。帝王是天的兒子，他必然要聽從天的旨意。本文是清史專家根據清代檔案與官書介紹康熙皇帝的天人感應思想。



圖一 小紅綾本《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庚子：朕思天時與人事……。

先秦時代的墨子就相信「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漢代人劉安也認為天子的行為是受到上天監督的，並且也會得到上天的賞罰，所謂「人主之情，上通於天」，即是指此。其後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使天與天子的關係理論進一步的建立了起來。他以為「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已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足畏恐，其殃咎乃至」。這是說國家遇到



圖二 康熙朝《起居注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昔帝王敬天勤政……。

災異，人君就應該有所變革改進，否則殃咎便隨踵而至了。

世俗世界裡若是出現日食、月食、星隕彗出、地震山崩、水災旱災，都是上天對人世表示了不滿與憤怒；上天的兒子就應該有所警戒，一定要趕快匡補過失，除禍祈福，不然國亡家破之事，便會很快發生。

當然上天對於好的天子也是有獎賞的，獎賞常由一些祥瑞的事象來表示。例如田裡生出嘉禾、天上降下甘露、庭生朱草、土獻靈芝、五星珠連、日月合璧、祥雲繞日、麟鳳天書等等，這些奇觀異象，都是象徵人君德行完美、兵強刑緩、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的，總之是上天嘉佑君主的一種表示。

康熙皇帝是位崇儒尊孔的皇帝，而且他有心做個理想的儒君，當然他對天是絕對尊敬的，對「天人感應」之說也是信從的，只是他在作風上比較理性一些，也比較特別一些。因為他對災異發生，都願作反省改進；但是對祥瑞之事，則從不自滿自誇。

康熙皇帝享國六十一年，他統治期間全國出現的災異與祥瑞的事很多；現在就宮中史料所記，舉其犖犖大者，略作說明。先談災異。

康熙皇帝遇到大的災異事件發生，他常會向大臣們說：朕思天時與人事，恒相感召，未可謂災沴為天時適然之數，全不關於人事也。：朕思地方間有荒歉，正可動人警戒之念，古人所謂遇災而懼也。

（圖一）
可見他相信天災與人事是有關的，而且是一種警告。康熙三十年十一月欽天監官員向皇帝報告次年元旦將會發生日食，這確是一件不尋常的天文異象，皇帝立即向禮部降諭，命令應變之道，《起居注冊》裏記載了他的諭旨說：

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實修人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為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首，朕兢惕靡寧，力圖修省：其元



圖三 小紅綾本《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雖人可預算……。

旦行禮、筵宴，著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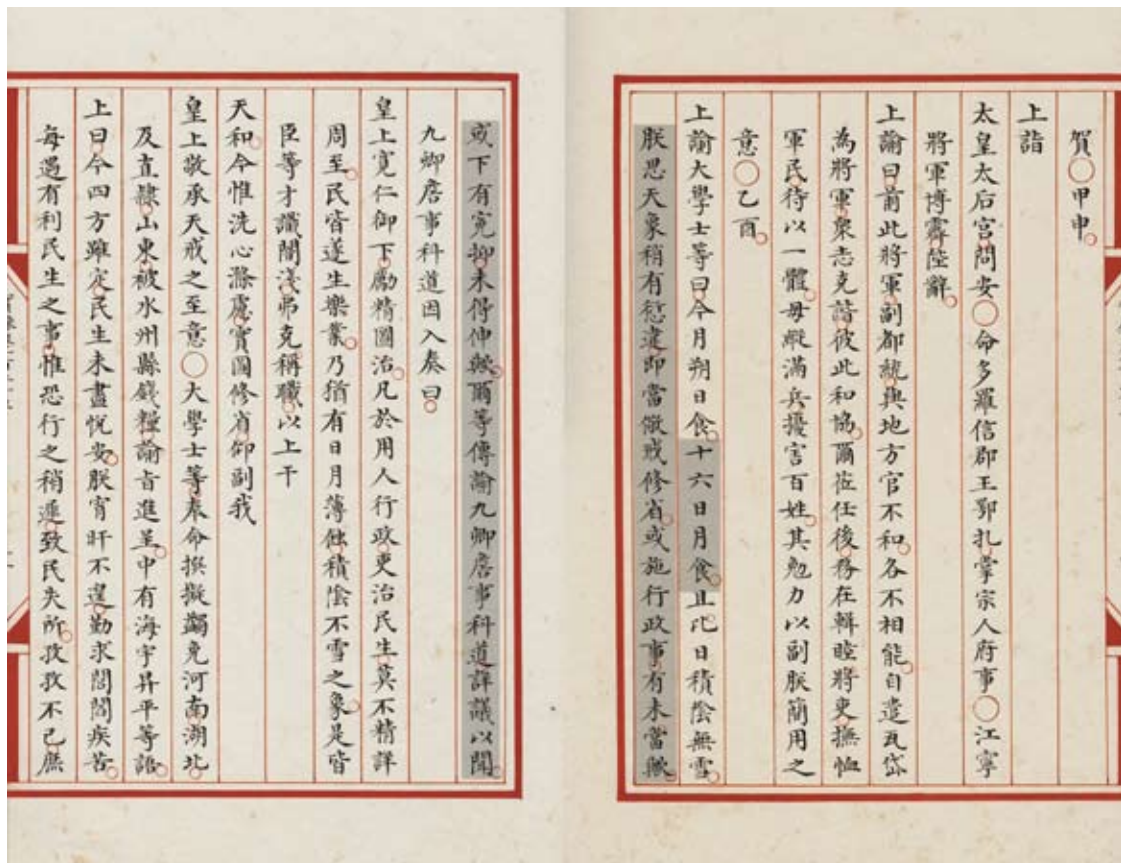
(圖二)

這道諭旨宣布以後不久，大臣們有些不同的意見，大家以為副都御史尹泰的建議可取，因而向皇帝呈報說：

日食、月食乃氣數自然之理，自古皆然。夫元旦者，三始之首，萬國瞻拜之辰；鉅典攸關，皇上應陞殿行慶賀禮，乃因日食厯懷，不以定數偶然之會為念，將行禮、筵宴俱停止，凡為臣子者應欽承皇上之意，於正月朔日食以至復圓，部院衙門大臣官員俱於午門前齊集，仰體皇上敬天之至意等語。查自古元旦日食見於歲首者甚多，俱係定數；元旦令節，鉅典攸關，慶賀禮儀、筵宴之處，應照例舉行。

皇帝看了大臣們的奏報之後，不以為然，立即再降諭旨，諭文中有：

停止行禮、筵宴，已有諭旨，著仍遵前諭行。前於未發諭旨之時，以日食事



圖四 小紅綾本《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六日月食……。

賀○甲申。
 上詣
 太皇太后宮問安○命多羅信郡王鄂扎掌宗人府事○江寧
 將軍博霖陸辭。
 上諭曰前此將軍副都統與地方官不和各不相能自違瓦礫
 為將軍衆志克諧彼此和協爾在任後務在輯睦將吏撫恤
 軍民待以一體毋縱滿兵擾害百姓其勉力以副朕簡用之
 意○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月朔日食十六日月食且此日積陰無雪
 朕思天象稍有愆違即當徹改修省或施行政事有未當觀

或下有寬抑未得伸然爾等傳諭九卿庶事科道詳議以聞
 九卿庶事科道因入奏曰。
 皇上寬仁御下勵精圖治凡於用人行政吏治民生莫不精詳
 周至民皆遂生樂業乃猶有日月薄蝕積陰不雪之象是皆
 臣等才識闕淺弗克稱職以上干
 天和今惟洗心滌慮實圖修省仰副我
 皇上敬承天戒之至意○大學士等奉命撰擬蠲免河南湖北
 及直隸山東被水州縣錢糧諭旨進呈中有海宇昇平等語
 上曰今四方雖定民生未盡悅安朕宵旰不遑勤求閭閻疾苦
 每遇有利民生之事惟恐行之稍遲致民夫所孜孜不已庶

詔問九卿等商確（權），眾皆合詞啟奏云：皇上敬天至意極善，應如諭行。隨經頒發諭旨。今尹秦並非奏請行禮，止言九卿等應令會集，乃輒稱日食定數，請照常行禮、筵宴，前後矛盾，違背義理，已至於極；著嚴飭行，餘著再議。

結果大臣們不敢再有異議了。第二年元旦皇帝只到堂子裏行禮，到皇太后宮中請安，其他典禮宴會全部停辦。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日，皇帝又因日食之事向大學士們說話了：

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豈可謂無與於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修改者，悉以奏聞。（圖二）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與十五日分別出現日食與月食，朔望兩日同有異象，皇帝又覺得上天真的示警了，於是他再下令要各官將應行應革的事向



圖五 小紅綾本《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一年七月癸酉，彗星之事。

他詳報。

康熙帝對月食現象也是很重視的，如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就對大學士們說：（圖四）

十六日月食，：朕思天象稍有愆違，即當儆戒修省，或施行政事有未當歟？或下有冤抑未得伸歟？：爾等：詳議以聞。

類似這樣的月食、日食事件，皇帝總是下令要大臣們「儆戒修省」，他自己也「遇災而

懼」，如此不斷的在施政與人事上作興革，顯然也是好事。我們知道：清代中央掌管觀測天文氣象的機關欽天監，當時已有西洋人在衙門中做官，他們用西洋的科學知識與方法，可以準確測出日、月食的時間。康熙皇帝在西洋傳教士的講解中對天文學研究也有了很深的造詣，他根本了解日食、月食的成因，但他仍以「天人感應」說來解釋災異，可見他是另有政治目的的。對於「一人可預算」的日、月食尚且如此，地震、水旱等大災難是人難測知的「天意」，皇帝當然就更慎重，或者也可以說是，更誇張的處理了。他早年就常以為「地震之異，意者以所行政事，未盡合宜。：人有冤抑，致上干天和，異徵屢告」，「是用肆赦，嘉與海內維新」。甚至還頒布具體辦法，命大臣們辦理如何「維新」改進。康熙十二年，北京地震，皇帝先引用太皇太后的話說這是「天心垂異，以示警也」。接著又稱「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然亦在

平時用人行政敬承天意耳」。強調君臣都要檢討，他還下令起居注官員將這些話「其書諸冊」。

彗星的出現正像地震一樣，常是無跡可尋，是突如其來的。（圖五）康熙初年常見彗星，給事中楊雍建就上奏說：

：彗星見於今五十餘日，歷一十三宿。竊念上天仁愛人君，垂象示警，欲以恐懼修省力行德政，加惠民生。：伏乞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廣求直言，詳詢病利：並賜舉行。

皇帝立刻回應說：「楊雍建直言可嘉。：今惟力圖修省，務期允當，以答天心。」康熙四年夏初，彗星仍出現天際，皇帝更重視了，他說：「茲者異星復見，經理政務，未能合宜，實由德薄所致。：以後凡用人行政，務加敬慎，以求允當。內外大小文武各官，所管之事並關國計民生，宜洗心滌慮，更改前非，以副修省之意。」皇帝發表了這些談話後



圖六 小紅綾本《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十六年五月丁未：以副朕省刑恤民至意。

不久，江南總督郎廷佐就因星變上奏請求罷職，皇帝「慰留」了他。安徽巡撫張朝珍也因彗星向皇帝奏請改進刑法上不當的條文，皇帝則命令刑部慎重研究改進。這一切雖像似表演，但也說明了大家重視災異現象。

中國幅員廣大，每年各地難免總會有水災或旱災之事。當地方官員奏報此類天災時，康熙皇帝都會認真的作檢討並

命令大臣警戒。例如康熙七年初，因為「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皇帝緊張了，立即命官員們「力圖修省，彌加敬慎，勵精勤政，以答天心」；希望所有臣工「公廉自効」，不可「不念國計，但求便己」。官員中若有「巡行私派，不務公廉，有違天意以致災異頻見」的，應「痛改前非」，「不行更改者，從重治罪」。大臣見皇帝頒下如此的諭旨，當然配合作出很多反應，不少人對政府的一些施政與規章，提出務實有用的興革建設。皇帝也要各部門分別研究改進，以期政治更清明、民生更美好。

皇帝以為刑部審案過嚴，被判重刑的犯人過多，以致讓上天不滿，招來災異。康熙十六年五月他下令「將已結重案，逐一詳加審理：以副朕省刑恤民至意」（圖六）。二十九年四月，又下令「除死犯以外，凡拘禁、枷號、鞭責等罪，咸從寬釋之」。很多人因而受惠，皇帝也獲得了寬仁的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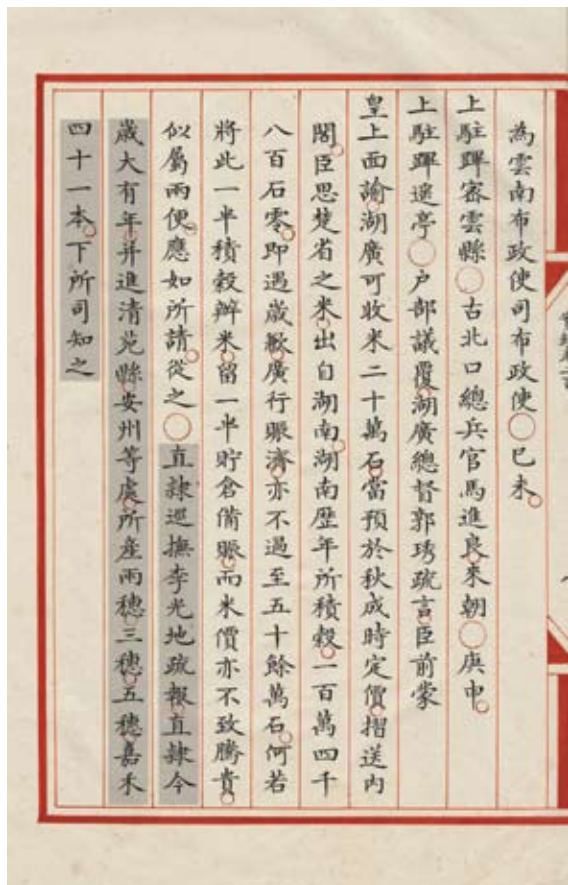
在康熙年間，皇帝常把水旱災害歸咎於「布政不均，寬嚴過當，或土木之興，或民瘼不達，事機之失，上千天和」。為了匡正與補救這些缺失，除了下令要大臣力圖改進之外，皇帝有時也命大臣一同誠心的向上天懺悔，向上天乞憐，向上天祈禱寬宥。他說：「自古聖主，每遇水旱災祲，未有不行虔禱者。」祈雨、祈晴就是常見的事。

祈雨分為皇帝親自祈雨與由大臣在京中或各地代表皇帝祈雨兩類。皇帝親自祈雨時，儀注非常隆重，為了表示虔誠禮敬，皇帝有時在祈禱前六天就在宮中「每日止進膳一次，先人而憂，後人而樂」，希望這樣能「感召天和」。宮中內廷有時也設壇祈禱，據說皇帝「長跪三晝夜，日惟淡食，不御鹽醬，至第四日，步於天壇虔禱」。「長跪三晝夜」顯係誇張，不過《清實錄》中確有如此一說的。有時皇帝巡幸到了塞外，祈雨儀注舉行時，則「茹素，三日禁打鹿、放鷹」

以示虔敬。若以大臣恭代祈雨，又分王、公與禮部大臣的不同。這些臣工們代表皇帝祈雨時也要「三日禁殺」，甚至有時還「不理刑名事務」，祈禱後將各種情形奏呈皇帝。例如康熙四十九年五月，皇三子允祉先在北京東嶽廟祈雨，又命喇嘛們在黑龍潭六處地方祈雨，禮部也在東嶽廟祈雨，因為皇帝不在京城，他們都分別上奏報告祈禱情形，皇帝在允祉的奏摺上批道：「這兩日得

雨則罷，若不下雨，則傳禮部禁止殺生，祈雨三日。」這是一份滿文奏摺上的文字，應該是可信的。

除了王公官員、喇嘛參與祈雨外，也有命道士祈雨的。康熙三十年四月，內務府總管海拉遜上奏稱：「四月十一日以道士張大賓祈雨，明日即完。」皇帝看到旱災嚴重，立即降旨：「著再祈雨七日，仍令張大賓祈雨。」同時又下令「喇嘛等黽勉祈雨」。



圖七 小紅綾本《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李光地疏報嘉禾事。

康熙年間也有雨水過多造成了災害，皇帝因心存「懼畏」而下令祈晴的。如五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禮部尚書赫索就寫過如下的一份奏報：

本月十一日，臣等奏稱：嗣後倘陰雨不止，一面祈晴，一面奏聞等因，業經具奏。十一日戌時，地溼雨停，十四日仍下雨不止。自十四日起，臣等將開始巡踏，到十九日五天內，不施刑罰，嚴禁宰殺生靈。真武廟、東嶽廟、城隍廟、三官廟、白馬關帝廟，亦將派大臣各一員，敬謹齋戒，令和尚、道士誦經，所須之香燭及貢獻各項，由內廣繕庫領取，凡所用之物，仍照三十五年之例，由順天府預備。再自十四日至十九日間，永睦寺、永寧寺、察罕喇嘛廟三處，照例由廣繕庫領取錢糧，命喇嘛誦經祈晴，為此恭奏以聞。

當時皇帝在熱河避暑山莊，他

看了奏報後，也用滿文批寫「此處自十五日起禁殺生，開始祈晴，本日天晴」這些字。

總之，在康熙年間，只要出現日食、月食、水災、旱災、彗星、地震等天文異象，皇帝必以「天變示警」來解釋，並且毫不猶豫的認錯，也命令大臣們檢討缺失，更用整頓人事、興革制度、重審刑案、賑恤貧窮、禁屠食素、虔誠祈禱等方式來感動天庭，以消災免禍。

史家們公認康熙皇帝算得上是位聖主明君，上天應該對他有些獎賞才對。可是在康熙朝的官方書檔裏所記祥瑞事象都不多，以下幾則也許是僅見的：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六日）直隸總督于成龍疏進嘉禾。上曰：「今歲三春首夏，雨澤愆期，耕耘幾至失望，幸天眷下民，大沛甘霖，秋收有賴，其三穗、四穗禾苗，不足為瑞。如口外膏腴沃壤，多穗頻有，皆視以為常。」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李光地疏報，直隸今歲大有年，并進清苑縣、安州等處所產兩穗、三穗、五穗嘉禾四十一本。下所司知之。

（圖七）

由此可見皇帝對嘉禾的興趣不大，不像有些皇帝會以此大作文章，吹噓自己的豐功偉績。

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廣西巡撫陳元龍奏報該省布政使黃國材在山中尋得靈芝，「時有祥雲覆其上」，因而進呈御覽。陳元龍還引用了《神農經》中文字說「王者慈仁則芝生」等語。皇帝看了他的報告，批說：「史冊所載祥異甚多，無益於國計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給人足即是莫大祥瑞。」並且還強調：靈芝「朕不必覽」。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趙弘燮也在奏疏中說到人民家中生靈芝，認為是祥瑞之物，因而派人送到京城面呈皇帝，康熙帝在他的奏報上批了：

朕自幼齡讀書，頗見帝王所好者，景星、慶雲、天書、芝草之類，朕皆不以為瑞；所為瑞者，年穀豐登，民有吃的就是大瑞。真偽不必再言。（圖八）

康熙皇帝是不以靈芝、景星、慶雲、嘉禾這類東西為祥瑞的，他心目中的真祥瑞是「地方收成好，家給人足」或是「年穀豐登，民有吃的」，這些用硃砂批寫的紅色墨寶文字，至今仍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獻庫中呢！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康熙皇帝對災異都認為是「天變示警」，都會像歷代很多帝王一樣，強調君臣要修省。可是他對於祥瑞則似乎無動於衷，更不會有自滿誇耀的言動。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的：

康熙皇帝從小研讀中國儒家的經典，理政時又有很多理學大臣輔佐他處理政務，不斷的以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他，「天人感應」之說既然千餘年來主導著君主行事，康熙帝當

奏摺

總督管理直隸巡撫事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御史知松州府趙弘燮奏

奏為恭呈

御覽事竊聞唐虞之世芝草狀瑞瑞草滿域鬱鬱土曼謀罪稱

有方嶠橋伊爾百姓丁起陸家院內生出靈芝管株參香

乃

聖朝祥瑞呈送劉臣臣查芝為神草不一其類難以辨別我

皇上仁民愛物

聖運克齊太和朔洽備於寰區則芝草之祥瑞所宜有但臣嘗

未見過不能察識惟我

皇上為生知

聖主無所不明今既據監生袁棟呈送前來是實或以為瑞草

不敢壘於

上聞謹繕摺奏呈

御覽仰祈

奏鑒

朕自幼齡讀書願見帝王所好者景星慶雲天書
芝草之類朕皆不以為瑞所為瑞者年穀豐三
有吃的就是大瑞真偽不必再言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直隸總督趙弘燮奏

圖八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趙弘燮奏報〉；康熙朱批：朕自幼齡讀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然不能例外，帝王要配合天意行事是天經地義的。他雖然懂得一些西洋科學，了解日食、月食的成因，但地震水旱災還是不能預知的，康熙帝能完全不信「天人感應」嗎？再說災異是上天示警，正好讓君主用大自然變幻莫測的現象來威嚇臣民，來控制臣民，收到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教育效果，康熙帝怎能不好好的利用呢？康熙朝《起居注冊》中就有這樣一段當時君臣談話的生動紀錄，值得大家一讀：

（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同滿漢九卿入。上曰：前月十四日及本月十五日地震，昨日又震，此奚故耶。伊桑阿奏曰：前者地震，蒙諭臣等會議，而現行政事，實無一事可議者。此屢次地震，皆係臣等不能盡職，以負皇上委任之故。上曰：漢九卿云何。熊賜履奏曰：地者臣道，今失安貞之常，此皆係臣等不能盡職之所致

也。王熙奏曰：皇上夙夜匪懈，敬天勤民，廣施德澤，無刻不以百姓為念。地屬臣道，地失其常，誠臣等庸劣不能仰體聖意，克盡厥職之故。上曰：朕自御極以來，匪朝伊夕無不以敬天勤民為念，未敢少耽安逸。倘遇災害，益加兢惕。不遑比年來地震屢見，今兩日間，連震二次，朕心惶惕靡勝。今塞外寇除，海宇昇平，而災異復行，不可不愈加修省。朕覽前史，見漢文景、宋仁宗時，亦曾有此災，以其能盡人事，得久享雍熙。若隋煬帝及宋徽宗、欽宗，以天變為氣數之常而不知儆，乃終至敗亡，此即明戒也。今觀中外大小臣工，習於晏安，多不克盡厥職，以副朕意，其以民事為念者甚少，今宜各抒悃忱，共勤實政，以弭災變，將一切應興應革事宜，爾等會同今日未到諸臣，盡心會議



圖九 《起居注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月十四日及本月十五日地震……。

具奏。(圖九)

至於他漠視祥瑞，可能與他「聖不自聖」的作風有關，也與他一向以民生為重的責任心有關。他曾經說過：「朕即位四十餘年，未嘗一刻不以民生休戚為念，遠邇安寧為本。雖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天書，麟鳳之奇，總無關於黔

黎，亦無係於朕心。侈言祥瑞，貽譏史冊。」另外，還有一項原因也是應該注意的，我們發現康熙皇帝確是一位推行崇儒國策的君主，不過他對漢人文化的吸取與仿行，常有一個不變的原則，就是考量對滿族統治權有無利益；對清政府有益的就仿行、就接受，對清

政府有害的就捨棄、就排斥。舉例來說，清人在關外很早就仿行了明代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制度，順治入關後又採納了內閣與太監的衙門。康熙初年因守舊大臣輔政，恢復了內三院與內務府，中央政府可以說有了反動改組的事。康熙帝親政以後，深知內閣與六部有其需要，當然照舊成立；而為了不蹈明朝覆轍，決定廢除太監衙門，仍以內務府為皇家服務的機關，後又專設敬事房來管理太監，以防宦官為害。這一切說明了康熙皇帝對漢化的態度是有條件的，並非全盤接受的。他的「天人感應」思想重點放在災異一端，要臣工們不斷的修省檢討，藉以限制臣工們的權力延伸，這是對清政府統治權存在有益的，當然他要強調。史家們都說康熙帝是一位有智慧的傑出君主，我們在他「天人感應」思想表現上似乎也得到一些證實。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清史專家